

批判苏修社会帝国主义

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 是对科学共产主义的背叛

王 启 荣

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一词中，以极其形象而尖锐的笔触，对现代修正主义头子赫鲁晓夫鼓吹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给予了辛辣的讽刺和严厉的驳斥。

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发表讲话时，把他的“共产主义”概括为“一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这是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一次绝妙的自我暴露。

赫鲁晓夫于一九六四年十月垮台，他的继承人勃列日涅夫把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换了一个名称，名曰“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的“共产主义”，或称“福利共产主义”。名号虽殊，本质相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并非一国出现的偶然现象，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从我们党内出现的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些机会主义头子身上，不但可以找到赫鲁晓夫思想深刻的影响，而且这些机会主义头子本身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不久前在我国社会上刮起的一股右倾翻案风，也有它的国际根源和国内根源。

当我们抓住了“土豆烧牛肉”这个假共产主义典型加以批判的时候，赫鲁晓夫及其门徒很可能要饶舌申辩，说他们的货色还有的是，比一盘菜要多得多。其实这种辩解是徒劳的。把共产主义解释为“土豆烧牛肉”，这固然是赫鲁晓夫这个人毕生肮脏活动中的一个事件，但这是直接反映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本质的事件。就如同《水浒》中的宋江，在晁盖一死，就迫不及待地吧“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这个事件一样。这是赫鲁晓夫用假共产主义代替科学共产主义的不可饶恕的罪证。至于谈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仓库里的其他货色，我们并不打算忽视它们。因为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样不但丝毫开脱不了赫鲁晓夫的罪责，而只能是把他的假共产主义面貌揭露得更加清楚。

据赫鲁晓夫说，他的这种“共产主义”，根本不需要讲什么暴力革命，只要大资产阶级发发善心，让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的党在议会里取得一个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就可以“和平过渡”而实现了。

据赫鲁晓夫说，他的这种“共产主义”，不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只要有一个执行赫鲁晓夫路线的“全民党”或“业务党”就足够了。这样一个党的主要任务，不是从事什么政治领导，只需要用经济的办法来管理经济。因为在全面建设“福利共产主义”时期，只有经济问题才提到首要地位。赫鲁晓夫等人宣扬的“唯生产力论”和“物质刺激论”，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行为，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进攻的惯用手段。

据赫鲁晓夫说，要建设他的“共产主义”，用不着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时候的国家只能是“全民国家”，也就是“全民专政”。那末究竟谁专谁的政呢？他们不便直说。实际上就是由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实行专政。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苏修全民国家的本质，指出：“现在的苏联是资产阶级专政，是大资产阶级专政，德国法西斯式的专政，希特勒式的专政。”

赫鲁晓夫集团要建设的“共产主义”的经济是一种什么经济呢？他们保留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名义，而以变换国民经济发展的方向、改变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领导成分、篡夺国民经济管理的领导权而改变公有制的性质，把社会主义的公有财产变成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私有财产。在赫鲁晓夫时期开始进行的、由勃列日涅夫加足马力完成的“经济改革”，即推行所谓新经济体制，使资本主义的经营原则占据了国民经济的统治地位，用资本主义剥削雇佣劳动的生产关系取代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新经济体制强调利用价格、利润、奖金、信贷等“经济杠杆”，使追逐利润成为企业一切活动的出发点。他们竟叫嚷要把追逐利润“作为党的纲领性要求”。从这里，我们不但看见了苏修把资产阶级的发财口号纲领化，而且看见了他们把号称“共产主义”的党商品化。他们标榜按劳分配，由于他们无限地扩大资产阶级法权，把按劳分配变成了按资本和特权进行分配。

至于苏修的对外政策，其中包括对外贸易和所谓对外经援，不管它打着什么“兄弟的”、“无私的”以及什么“天然盟友”的旗号，而实际完全是以帝国主义垄断资本的经营原则支配一切的。苏修在国际市场上进行投机、钻营的本领，使西方老牌商人相形见绌，外国报刊不禁惊呼苏联“比头号资本主义国家还资本主义”。

看来不必更多地列举了。这就是赫鲁晓夫鼓吹和实践的、尔后为勃列日涅夫一伙继承与发展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的基本货色。欲知货色真和假，劝君对照马列书。我们把赫鲁晓夫的“共产主义”拿来和科学共产主义相对照，就可以使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原形毕露。

差不多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之日止，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创建科学共产主义学说而贡献了毕生精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原素形态——商品的分析，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进而分析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资本积累、向垄断发展的必然趋势，作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的革命结论。但资本主义不会自行死亡，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暴力是每个孕育着一个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

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不是革命的结束，只是革命的开始。随着革命胜利而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的始终。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

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散布的“全民国家”论是对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的公开背叛。

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论述了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与高级阶段的联系和区别，指出了由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过渡的历史必然性。但这个过渡不是轻而易举的，更不是象赫鲁晓夫之流所宣扬的只要多生产几盘“土豆烧牛肉”的好菜，只要单纯提高生产力水平就可以办到的。这个过渡是一个深入革命、继续革命的过程。“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而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的“共产主义”不但不实行这两个“决裂”，而且要把曾经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若干程度上决裂过的东西又恢复过来，并使之大肆泛滥。他们的“共产主义”是和科学共产主义完全背道而驰的，是十足的资本主义。

马克思论述了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本条件：“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

列宁、斯大林领导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在他们的实践活动中，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思想，制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论述了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必要性，指出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后胜利，不但需要本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努力，而且有待于世界革命的胜利，有待于在整个地球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使整个人类都得到解放”，把一个国家的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事业有机地联系了起来。

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科学共产主义作了更加高度的概括，指出：“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这种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是区别于任何别的思想体系和任何别的社会制度的，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完全最进步最革命最合理的。”

经过这番对照，我们会清楚地看出，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是彻头彻尾的假共产主义，是对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彻底背叛。

由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在苏联占了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已在苏联全面复辟。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迅速演变为在赫鲁晓夫时期已开始了的、后来由勃列日涅夫加速完成的“要大炮，不要黄油”的社会帝国主义，即“口头上的社会主义实际上的帝国主义”。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修正主义上台，使社会主义的苏联蜕变为不是一般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帝国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垄断资本主义呢？我们认为，这有以下的原因：

其一，革命前的沙皇俄国，已经是一个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十九世纪末期，俄国资本主义有了较快的发展，大工厂、矿业和铁路工人数量，单以欧俄五十州来说，已增加到二十二万七千人。到二十世纪初，工业集中、资本积聚的程度进一步提高，垄断组织相继出现，大银行的数量迅速增加，于是俄国资本主义就完全变成垄断的，即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革命后约四十年左右，资本主义在苏联全面复辟。它倒退到什么地方去？除了倒退到沙皇俄国的老路上去，即帝国主义的老路上去，是别无去路的。

其二，从前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国民经济经历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基本上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生产过程已高度社会化。在这样的国家，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出现资本主义复辟，它不可能再回复到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而必然一开始便具有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的性质。

其三，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掠夺社会财富、榨取人民血汗方面更富有贪婪性和垄断性。由于他们的复辟活动不是夺回自己丧失的生产资料而是要夺取他们未曾占有过的生产资料，因而表现特别贪婪与猖狂，恨不得一口气把社会财富全部吞下肚子里去，变成私有财产。这种私有制，在今日的苏联，主要是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私有制。

其四，修正主义就是投降派。“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凡是对内搞修正主义的，对外必然要投降帝国主义。这是因为资本的国际性，决定了修正主义的国际性。如果在一个工业已有相当发展的社会主义大国搞修正主义，他们会以另一种形式充当国际阶级斗争中的投降派。那就是接过帝国主义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而且变本加厉，使自己的国家沦为社会帝国主义。

在生产资料官僚垄断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基础上，在帝国主义各种政治、经济条件都已具备的条件下，支配苏联经济的一切主要过程和主要方面的，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这个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按照斯大林同志的表述是：“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自从苏联修正主义上台以来，苏联工农业生产长期处于停滞和下降状态。据苏联官方统计，从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七二年，苏联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逐步下降。第八个五年计划（一九六六——一九七〇）主要工业产品除一项勉强达到计划最低指标外，其余产品都未完成计划。于去年刚结束的第九个五年计划（一九七一——一九七五）期间工业产值的增长率比第八个五年计划时期还要下降百分之六。苏修国家计委的头目也不得不承认，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急需的一系列最重要产品的生产任务没有完成”。

农业情况更糟。勃列日涅夫上台十一年，农业就有七年减产。在最近一个五年计划里，年平均粮食产量只达到计划指标百分之九十一左右。去年粮食产量大幅度下降，按人口平均计算，比沙皇时代中等年成的一九一三年的水平还要低。苏修不得不从西方市场大量抢购粮食。

与工农业生产衰落和下降的同时，苏联军火生产猛增，扩军备战的费用大得惊人，国民经济陷入畸形发展的状态。十多年来，苏修用于核武器方面的开支，达上千亿美元。

苏联目前约有百分之六十的工业企业直接或间接地从事军工生产，军费开支约占当年全部预算支出的三分之一。坦克、大炮和频繁的核试验，不但挤掉了已经是低水平的黄油生产，而且连土豆烧牛肉的一盘菜也成了问题。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不过是仙山琼阁，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东西。

随着国民经济军事化，大炮挤掉了黄油，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苏联广大劳动人民生活日益困难。苏联官方承认，他们那里存在着“经济困难家庭”，其生活水平低于“保证最低标准物质生活”的水平，这种家庭包括的人数差不多占全国人口四分之一。

与广大人民生活贫困化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大量财富集中于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之手。他们操纵了党政财文大权，榨取高额利润，享受着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和各种名目的外快津贴，占有比一般工人、农民高达几十倍甚至几百倍的收入。其中许多人早已变成了社会帝国主义的百万富翁。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福利共产主义”原来是福利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而苦难广大劳动人民。这就是“福利共产主义”的阶级实质。

苏联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并不以剥削本国人民为限，他们竭力争夺世界霸权，干涉别国内政，掠夺别国人民，直至公开出兵占领别国领土。他们打着“社会主义大家庭”、“国际分工”和“经济互助”的旗号，疯狂掠夺许多东欧国家和蒙古。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不止是掠夺它的“兄弟国家”，它的手还伸向第三世界。例如，苏联从印度进口原料的价格，低于世界市场百分之二十五，而向印度输出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商品，比世界市场价格高出百分之二十至三十。这完全是工业苏联、原料印度的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殖民者把殖民地变成原料产地，并通过不等价交换和投资进行残酷剥削”。苏联社会帝国主义便是当代最大的一个国际剥削者。

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和发达国家进行经济掠夺，从来不是孤立进行的，而是以军事武力作后盾，并与直接从事政治压迫和军事占领相伴随进行的。十多年来，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没有间断过。它钻进了中东，武装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挑起了南亚次大陆的纷争，插手葡萄牙，现在又伸手非洲的安哥拉，把安哥拉推入分裂和内战的境地。

由于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在苏联起支配作用，由于苏修统治集团的倒行逆施，苏联国内外矛盾日益尖锐化，他们的政治、经济、军事已陷入重重困难之中而不能自拔。当今的国际形势是天下大乱，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沉重打击着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苏联国内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正在加强，苏修统治集团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科学共产主义是在同历史上和现今的形形色色的假共产主义作斗争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革命斗争的滚滚洪流中，各种各样的假共产主义，包括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纷纷宣告破产。唯独科学共产主义“正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之青春。”